

“怕”智能、怕跌倒、怕被骗

——老年人这三个生活难题如何解?

怕用智能设备、怕在家中跌倒、怕财产被骗……近年来,不少年轻人发现,自己的父母、长辈在生活中变得“畏首畏尾”,不仅害怕因为自己糊涂给儿女造成负担,还怕成为别人眼中的“累赘”,老年人这些“痛点”问题该如何化解?

怕使用智能设备

数据显示,2019年,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增至2.54亿。生活中,因不会、不敢使用智能设备给很多老年人造成困扰。

近日,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根据防疫规定,取消现场挂号服务一事引起老年人的异议。“我不会用手机,有事儿用座机就行,丢了多麻烦。”今年86岁的老人张军福告诉记者,原来儿女给他买过一部老年手机,一个星期也用不了一次,拿着去公园弄丢后,他再也不敢用了。“儿女每周都来看我,还给我买很多食品,更不用手机支付了。我没事儿就在楼下遛弯,和老朋友聊聊天。”

张军福表示,有时候去医院挂号开药,虽然有志愿者指导如何操作自助挂号机,但用了一辈子人工挂号,还是不舒服。“有时候好多人排队,我眼神不好看不清,就怕人家催,要是没有人教真不行。”

《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》显示,46.3%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付,只有17.4%的中老年人经常用。记者发现,很多老年人开始对智能设备产生怀疑和畏惧心理。

我国2亿多老年人中,有相当一部分正在饱受“数字鸿沟”困扰,支付、看病、出行都面临诸多困难。北京市老龄办、北京市老龄协会在智慧助老行动倡议书中提出倡议,帮助老年人迈过“数字鸿沟”,需要社会通力合作。车站、机场、公园、银行、医院、商场等公共场所,

提供必要的信息引导和人工帮扶;建立“无码绿色通道”,采取替代措施;保留现金支付及线下办理渠道,改善“面对面”服务。

怕家中摔倒

74岁老人吴有俊今年夏天在家中洗澡时不慎滑倒,导致小腿骨折,卧床休息了4个多月,现在出行成了她的“心结”。“人老了真的摔不起。”吴有俊告诉记者,“一朝跌倒,十年怕摔。”

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,跌倒已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。根据测算,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1次跌倒,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家中。业内人士表示,因居家环境因素造成摔倒的比例高达85%,家庭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。

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说:“每位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,其家庭都应该进行适老化改造,一次改造可为老人服务20年至30年,这种通过改变生活环境减少高风险伤害的方式,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具体体现。”

此外,家中聘请看护老人的保姆也偶发极端案例。

今年9月,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保姆虐待老人案件进行了一审宣判。被告人张丽(化名)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,并禁止从业看护三年。不少网友表示,“这个保姆的行为令人发指,太心疼了。”

法院经审理认为,涉案保姆作为照顾患病老人生活的服务人员,本应对被



(据新华网)

看护人悉心照料、保护,但其却违背职业道德和看护职责要求,对被看护人进行伤害,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患病老人的身心健康,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。

针对此类问题,受访业内人士表示,养老行业入行门槛低但专业性很强,尤其是对卧床老年人的服务,工作繁重,不仅需要专业操作,还需要与老人交流,使他们配合。他建议,行业协会及社会组织可为从业人员定期组织心理疏导,加强沟通技能培训,帮助家政人员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子女也应在工作之余,多倾听、多陪伴老年人,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,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。

怕“养老钱”被骗

推销保健品骗取钱财,虚构海外投资项目集资,以婚恋名义诈骗……老人们的“养老钱”常被不法分子觊觎。此前,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4起涉老年人群体被诈骗典型案例。

随着老年人投资理财需求的增长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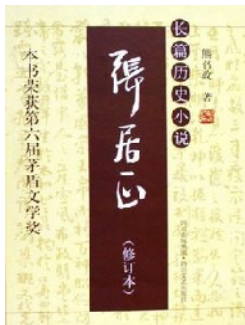
一些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幌子,以虚假项目为包装,通过广告宣传、免费活动、情感关怀等营销手段诱导老年人参与“投资理财”,造成老年人财产损失。同时,由于老年人精力有限、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薄弱,在金融消费中往往成为弱势群体。

例如,在其中一起集资诈骗案中,被告人广某以投资国外某国际娱乐城项目、投资理财等名义,承诺每月向被害人支付高额利息,先后骗取40余名老年人集资款7000余万元。经审理,广某的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。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罗珊表示,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,老年人心理上很难经受投资上的重大亏损,因此在投资理财时一定要审慎。在选择理财产品时,老年人要审慎识别投资理财推介信息,不要贪图小利。同时,一定要保持理性,切莫盲目“跟风”投资。

(据新华社)

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“是的,掌柜的恭敬回答,“紫禁城里开集市,这也是开天劈地头一遭儿。昨日冯老公公指示,索性造一家酒肆,让万岁爷和两位太后娘娘见个新鲜。”

李太后朝冯保一笑:“原来是你的主意,为何将这酒家取个老神仙的名儿。”

“这名儿也是武宗皇帝爷取的,“冯保解释说,“有一年,武宗皇帝爷领兵到了大同,进了一家酒店,花两千两银子吃了三菜一汤,他说那是他平生吃得最好的一顿饭。能吃这种饭,也算是老神仙了。从此,那家酒店便改了名儿,叫老神仙酒家了。”

“原来这里头还有典故,“朱翊钧一脸疑惑,追问道,“武宗皇帝爷吃的那三菜一

汤,都是些什么肴食儿,能值两千两银子,该不是让人坑了吧。”

“哪里有人敢坑皇帝爷?”冯保故弄玄虚地回答,“三菜一汤,实打实要两千两银子。”

朱翊钧闹不清楚两千两银子的实际价值,鼓着腮帮子想了想,又问:“一两银子能不能买一只鸡?”

“哪有这么贵的鸡,“李太后笑道,“早年的价码儿咱知道,一两银子能买八只鸡左右。现在能买多少,咱也不太清楚了,掌柜的,你说能买多少?”

“大概十只鸡吧。”

“唉呀呀,这我就明白了,“朱翊钧两手一拍,大着嗓子嚷起来,“一两银子十只鸡,两千两银子就是两万只鸡,武宗皇帝爷是个什么肚皮儿,一顿能吃那么多?”

屋子里爆发出一阵笑声,一帮贴身内侍叽叽喳喳夸赞万岁爷精明。冯保觉得受到了奚落,但他不气不恼,仍笑眯眯地解释:“如果是吃鸡,当然用不了两千两银子,但人家武宗皇帝爷,吃的不是鸡呀。”

“那吃的是什么?”

“一盘豆腐,一盘瓜籽仁,一盘青菜,一碗汤,这就清清爽爽的几样。”

“再清爽,也不值两千两银子呀?”朱翊钧仍不服气。

冯保笑道:“万岁爷,您别和老奴抬

杠,你若不信,现就在这老神仙楼里烹出一顿,你吃着试试,如何?”

“这临时搭盖的酒家,能做这样精致的菜肴吗?”这次问话的是陈太后。

冯保答:“酒家虽是临时搭盖的,但真正执事的还是御膳房的大厨。”

“母后,咱们就在这儿见识见识吧?”

“也好,“李太后点了下巴颏儿,笑道,“两千两银子一顿饭,不要说吃,咱听都没有听说过。”

李太后一发话,陈太后便无异议,两人走到八仙桌对面而坐,朱翊钧不敢僭越坐上主位,而是在下首叨陪末席。一时间,除了冯保留下侍候,余下的内侍都躬身退了出去。

大约一盅茶功夫,掌柜的从里屋拨出第一道菜来。一盘溜得红红的圆型薄片儿,上面撒了些翡翠葱花,样子很是好看,朱翊钧问道:“这是什么呀?”

“瓜籽仁呀。”站在李太后身后的冯保,笑着答道。

“这肉片儿小小巧巧的,倒像是瓜籽仁。”李太后说着,便邀陈太后举箸,她挑着吃了一口,不免惊叫道,“这是什么肉呀,这么滑爽。”

朱翊钧大嚼了一口,也称赞道:“味道真是不差。大伴,这是什么肉呀。”

“八哥的舌头。”冯保答。

“八哥的舌头?”朱翊钧小心翼翼挑了一片“瓜籽仁”放到眼前细看,诧异道,“八哥的叫声最好听,这一盘小舌头,全是八哥的?”

“全是。”

“那得需要多少只八哥呀?”

“一千多只。”

“这么多,上哪儿找去?”

“到树林子去逮呀,“冯保耐心解释,“这一盘舌头,大概要几十号人忙乎半个月呢。一只八哥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舌头了,取了舌头,八哥肉就没啥吃头。”

“啊,难怪价码儿高。”朱翊钧感叹。

第一盘菜上来就让太后与皇上胃口大开,掌柜的趁机问道:“太后娘娘,你们还喝点什么?”

“你是说喝酒?”李太后问。

“是呀。”

李太后对朱翊钧管教极严,十六岁之前连酒杯都不让他碰,满了十六岁后,允许他一年三节喝一点御膳房自酿的补酒,但也仅是一小杯而已。今日“逛集市”找乐子,她决定破一回例,便拿眼扫了一下酒柜,问道:“都有些什么酒?”

“六月伏天,喝不得烧酒,奴才这里准备了几种甜酒,不伤脾胃的。”

“最好的是哪一种?”